

光陰燃燒

原本的翅膀

以擺脫受到詛咒

而必須配戴的枷鎖

衝出火焰

飛向藍色森林

每個新春

樹木發出新芽

《白雪公主的棺木》

楊·烏·厄爾

第1章 不用再忍受二月了

那是一個風光明媚、鳥語花香的夏日，可是大家的心情似乎都不太好。全國人民密切關注著一個「狀況」，除了專注看著報紙和電腦，席格蘭的父母只談論這件事，而電視新聞只有經濟學家和政客在爭論不休。席格蘭對於這個「狀況」感到非常厭煩，不過，她總算成功的將螢幕前的父母親拉去買冰淇淋和爆米花，一家人得以坐下來觀賞喜劇節目。

他們前往商店途中見到一名拿著標語的男子，上面寫著：末日將近。

「他是經濟學家嗎？」席格蘭問。

「噓！」她的母親說：「別傻了，孩子，經濟學家都穿西裝。」
他們回家後，席格蘭爆了爆米花，大家進了書房。
「啊，這樣真好！」她的父親說，找了個自在的姿勢，大家一起舒服的窩在沙發上看電視。

他們忘懷而開心的看了幾分鐘後，節目突然中斷。

「為您插播最新的財經消息。」播報員說。

螢幕上出現三名經濟學家。

天啊，席格蘭想，又來了，他們看起來好像三顆腦袋連在一起的連體巨人。

「有連體三胞胎這種東西嗎？」她問。

「噓！」她的母親說：「別鬧了，我們得認真聽。」

其中一名經濟學家以痛心的語氣說：「人們說對財經報告沒有感覺，可是我發誓，當我計算明年度的預報時，連我的報告都哭了。」

席格蘭的父母嚇呆了，她則瞪著那碗爆米花，終於失去耐性，抓了遙控器轉

到別臺。

「不行！」她的父親大叫：「這很重要！」

可是他們並沒有錯過什麼，不管轉到哪一臺，都是這三名經濟學家。

席格蘭拿著裝了爆米花的碗到院子裡，太陽在夏夜的夜空閃耀著，鳥兒唱著歌，她坐在草地上享受剛割過草的味道。所有鄰居都被電視上慘淡的消息嚇呆了，沒有人在戶外享受美好的天氣。

席格蘭透過窗戶看著書房裡的父母，她本來準備了快樂的家庭時光，這則新聞卻毀了一切。她看著那三名經濟學家從視線中消失，取代的是廣告時間。她在外面聽不到廣告說什麼，只看到三個黑色盒子在螢幕上跳舞，廣告詞寫著：主導你的時間！一生只能活一次！購買光陰之盒！

突然，大門打開了，席格蘭的父親衝出來跳上車。

「你要去哪裡？」

「等等妳就知道了，」他說：「我們決定等狀況解除！」

席格蘭看到隔壁鄰居太太也衝上車，更遠處的一個男人也是。

過了不久，她父親帶著一組用氣泡紙包裝的大型木板回來了。母親認真地看著他打開包裝，用內六角扳手在客廳地板上組裝三個黑色盒子。席格 注意著一切，同時擠破氣泡紙上的泡泡。

「我們才不要忍受這個危機，」她父親喃喃的說：「環遊世界的航行得再等等了。」他難過的看著牆上的帆船照片，席格蘭的母親不耐煩的嘆息。

「對，沒錯，如果全國指數真的掉了〇・五，這種生活真不值得過下去。」

「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？」席格蘭焦慮的問。

「只有經濟學家才知道，」她母親說：「一定會很糟糕，糟的不得了。」

席格 父親的同事公認他非常擅長解決問題與創新，不過他整天坐在電腦前，手藝實在不怎麼樣。當黑色盒子的螺絲全部鎖好，立在客廳地板上，看起來就像某種深色玻璃做成的流線型冰箱，他臉上露出得意的表情。他把這三個盒子搬到臥室時，席格蘭的母親正在打掃家裡，把院子的東西固定好，車子開進車庫

停好，把會發霉的食物放進冷凍庫。然後設定網路銀行的自動轉帳功能，自動繳付一整年的帳單，並在電話語音信箱設定新的留言：

這裡是瑪歌園路二十二號，我們決定等待時局改善，請稍後再撥。

「等春天再度降臨時，我們再相見。」她唱著。

「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從盒子裡出來？」席格蘭問道。

「我們把設定設在『指數』，股市指數回升後，盒子就會自動打開。」

席格蘭看看四周，一切已經周詳的準備就緒，彷彿他們要出遠門。接下來，母親、父親和席格蘭各自踏進自己的黑盒子裡，席格蘭充滿好奇的進入自己的盒子，玻璃是透明的，門關上時她聽到啪的一聲，藍光亮起。片刻之間，一片漆黑，然而，盒子卻又打開了。

她小心翼翼的來到走廊，感覺到潮溼的地板時不禁起了雞皮疙瘩。她走進客

廳，一群黑面鷗突然飛起，把她嚇了一跳。沙發上躺著一頭小鹿，突然跳起來從窗戶飛躍而去。一棵雲杉木從客廳中央的鑲花地板拔地而起，客廳一角的蕨類植物已占據了整片地板。一隻烏鴉叫了，席格蘭抬頭看著天花板，透過屋頂的洞口看到藍色天空。烏鴉飛走時嘴裡還啣著一隻大蜘蛛。

席格蘭來到廚房，看到一隻松鼠坐在水槽裡，並不訝異。屋外的樹木已經蔓延到房子的外牆；樹枝擠破了玻璃窗，松鼠就從破掉的窗戶逃走。櫃子門都開著，一隻燕子在她最喜歡的碗裡築了巢。

呃，那些經濟學家說的對，情況的確很糟糕，席格蘭想著，努力不打擾櫃子裡剛孵出來、還吱吱叫著的幼鳥。

他們應該等危機解除之後才出來的，但她的盒子一定是出了什麼差錯。席格蘭努力加快動作，清開遍地的藤蔓，看到牆上褪色的全家福照片。她奮力穿過父母房間裡厚厚一層蕨類植物，得用力推才能將門打開。眼睛習慣半明半暗的房間後，她看到父母各自站在自己的盒子裡，藍光下的臉色蒼白如幽靈。她的父親似

乎在說什麼，母親的眼睛就像沒拍好的照片般半閉著。席格蘭想告訴母親，她的盒子不知為何打開了，她用力拉把手、用腳踹，卻怎麼都打不開。她拍拍玻璃，父母的表情依然僵硬，她用盡力氣拍打，卻還是沒有反應。

「媽媽！媽媽！」她大叫，眼眶泛淚，但她阻止自己哭泣，努力理性思考。

內六角扳手！我需要內六角扳手！她邊想邊回到客廳，「一定是放在家裡某個地方，」她大聲說，用力打開通往車庫的門，卻突然聽到背後尖銳的聲音說：「別進去！裡面都是蜜蜂。」

她轉身看到院子裡站著一個男孩，他身上穿著過時的深棕色毛衣和藍色運動褲，膝蓋破了一個洞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叫馬可斯，」他說：「妳得跟我來。」

席格蘭看著他。

「你有內六角扳手嗎？」她問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得找到內六角扳手。它長得像彎曲的金屬，一頭是六角形。」

「沒有，」男孩說：「內六角扳手也解決不了問題。走吧，快點，前門卡住了，妳得從窗戶鑽出來，帶一件外套和幾雙鞋。」

在有階梯的客廳裡，地勢低的部分淹了水，一隻青蛙坐在茶几上，彷彿漂浮在池塘裡。

「我過不去，」席格蘭說：「茶几上有一隻青蛙。」

「找東西墊腳踩上去。」

席格蘭用椅子墊腳穿過客廳，再從破掉的窗戶爬出去，院子裡長滿了枯黃的雜草。

「情況還是一樣嗎？」她問男孩，四處張望。附近的住家彷彿被森林吞沒，她幾乎認不出來。

「比之前嚴重多了。」男孩說。

他們沿著馬路走向另一頭，但巨大的白楊木擋在路中央，馬路已經不能算是馬路了。整個城市彷彿被下了魔咒，所有的房屋變得陰鬱且歷經風霜，油漆剝落破損，攀緣的植物爬上屋牆。彷彿所有的人都消失，世界被遺棄。信箱和大門貼著長相古怪的標語：

痛苦的星期一！

橫向馬路旁一個轉動的招牌寫著：

你今天成功了嗎？

浪費掉的那一天永遠回不去了！

光陰之盒

路上長滿了苔蘚的巨大草叢，「這些是汽車嗎？看起來好像豪豬！發生了

什麼事？人們都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「噓，」馬克斯說：「我們得小心一點，動作快。」

席格蘭跟著馬克斯沿著廢棄的高速公路來到市中心，穿過綠色山谷的河流也經過此處。他們沿著河邊走到郊區，一側河岸全是高聳的公寓，但他們走向高處那些褪色的獨棟房屋，穿梭在院子裡，直到一名穿著鮮豔連帽上衣的男孩叫住他們，作勢要他們進入其中一棟房屋。

席格蘭進了大門，挑高天花板的大廳牆邊排滿藝術品和古董，一排排梁柱上擺著石雕頭像，瞪大的雙眼由黑珍珠組成。他們進入一個房間，看到一群衣著混雜的孩子，他們似乎來自不同的區域，各個年齡都有。從客廳的落地窗眺望整個市區，市區卻完全沒有生命跡象，連一個人影都沒有。河岸後方的公寓側面有一座巨大的招牌閃爍著：

不用再忍受二月了！

席格蘭覺得非常困惑。

一個老太太出現，她穿著黑色洋裝，灰白的長髮綁成辮子。她先對馬克斯微笑，接著走到席格蘭面前，親切的和她打招呼。

「親愛的，歡迎妳，我是葛蕾絲，請和大家一起坐下。」

她從廚房端了一盤剛出爐的肉桂捲，席格蘭狐疑的看著她，開始了解自己不是在作夢。整個城市都毀了，大家都消失了。她看了一眼打開的大門，站在那裡的男孩彷彿在站崗。

金髮女孩開始哭泣。

「我想回家。」

葛蕾絲溫柔的安慰她：「親愛的，不要哭，不會有事的。一切順利的話，妳很快就會回家了。」

「我妹妹在哪裡？大家都跑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「我需要你們的協助，才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。」老太太說。

席格蘭凝視著窗外，被風吹起的樹葉、褪色的招牌、完全空無的世界，她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問。

葛蕾絲拿起望遠鏡眺望市區。

「我們得等其他入。」她放下望遠鏡，回到廚房裡。

席格蘭溜到窗前拿起望遠鏡，市區某處一定有人在家。她看到其中一間屋子裡閃著藍光，就像電視發出的閃光。她專注的看著那個方向，那間房子的大門貼著一張笑臉貼紙：

更好的時局不遠了！

她從窗戶看進去客廳，看到窗臺上褪色的花朵、客廳桌上的杯子及沾了一層灰的沙發，彷彿有人在匆忙之間拋下了公寓。她尋找藍光，看到一名女子在盒子裡，臉上的表情如蠟像一般，她的丈夫和小孩同樣靜止不動。她看到的並不是在

看電視的一家人，而是幾張嚇壞的面孔。

她放下望遠鏡，看到一個女孩沿著馬路奔跑，肩上的外套彷彿一對藍色翅膀。她如撲火的飛蛾般衝向屋子，轉身叫著跟在背後的男孩。

「外面有一個女生，」席格蘭大聲說：「她往這邊來了。」

馬可斯看看外面。

「是克麗絲汀，她找到人了。」

「叫她快一點，」葛蕾絲說：「天快黑了，狼群可能會出來覓食。」

穿著外套的女孩出現在門口，跟在後面的男孩一臉疑惑。

「進來喝點熱可可，」葛蕾絲說：「這個世界發生了一些事，不過，我們會處理的。」

「還有其他小孩會來嗎？」馬可斯問。

「沒有了，」克麗絲汀說：「我沒看到其他人。」她喘口氣，脫下外套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剛來的男孩問：「人們在哪裡？外面一個人都沒有！」

「先自我介紹比較有禮貌。」葛蕾絲說。

「我叫彼得·威爾遜。」

「彼得，歡迎你，不用害怕。」

席格蘭看著老太太和她優雅的雙手，再看看家具、地上的地毯和天花板的燈光。這裡不像家，比較像藝廊、圖書館和實驗室的合體。老太太給她一片巧克力蛋糕和一杯牛奶，她搖搖頭；她很熟悉《糖果屋》的故事。

「跟我來。」葛蕾絲說。

孩子們跟著葛蕾絲進入一間辦公室，梁柱上裝飾著一只非常古老的陶壺，架上放著一個有裂痕的頭盔，彷彿被人用劍剖開。他們看到牆上有一張殘留的舊地毯、一幅最近畫的巨大古老城堡的畫作；還有一把劍鞘、一只銀戒、一座小型象雕及一根獨角鯨的長牙。古老的地圖顯示了前人所想像的世界，有些地方用簽字筆做了記號。世界地圖上貼了一張黃色便利貼，上面寫著：潘尼亞公主的詛咒。

葛蕾絲拉開一張布幔，露出一幅壁畫，雖然殘缺不全，但顏色鮮豔、充滿藝

術性，畫中顯然是國王的男子領著一隻戴著馬鞍的犀牛，一名女孩懷裡捧著巨大的金魚，一名男孩帶著她走向一座小湖，同一個女孩躺在貌似玻璃棺材裡。

「那盒子裡的女孩是誰？」席格蘭問道。

「她是潘尼亞的公主黛安娜。我收集了數千個關於她的故事，研究它們和這裡所發生的事有何關聯。我挖出文物和遺跡，已經快找到解決的辦法了。我認為我已經找到方法了，只有這個方法才能破解這個世界所受到的詛咒，可是你們必須幫助我。」

葛蕾絲播放了一段影片給他們看，一名男子站在荒蕪的城市裡，指著背後的山丘，搖著頭以肅穆的聲音說：「一定是有人驚動了她！詛咒再度出現了！」

孩子們吃驚的坐著。外面一片平靜，毫無人跡，城市一片黑暗，只有死寂的屋子裡露出淡藍色的光線。牆上的平板螢幕顯示世界各地網路攝影機的影像，都是同樣的景象：無人的房屋、無人的馬路，猶如鬼城。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被遺棄了，空無一人，卻依然生氣盎然，綠茵繁茂，人行道和水泥都被埋在森林底下。

這世界一定是被下了魔咒。

葛蕾絲將一疊紙張丟在桌上，把孩子們嚇了一跳。

「你們想聽這個故事嗎？」孩子們點點頭。

葛蕾絲開始說。

第2章 三姊妹
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三個姊妹出生了。當時人類還很稀少，以狩獵採集為生。她們的母親很快發現其中一人又聾又盲，只能說話；一個又盲又啞，只能聽；一個又聾又啞，只能看。

三姊妹長大了，她們彌補彼此的缺憾。聽得到的女孩聽力超級敏銳，看得到的女孩視力比老鷹更銳利，會說話的女孩聲如宏鐘，連野獸都會被嚇跑。她們一起漫遊在森林中，比任何耳聰目明的人更清楚這片森林。

可是人們卻很害怕這三姊妹，認為她們會帶來厄運。她們的母親被迫遺棄她